

壮乡“移山”故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

新华社南宁6月15日电(记者徐海海)昏暗的隧道里,施工人员移动着白炽灯,在隧道一侧进行人行道建设的施工作业,机器声在隧道里回响。看到这样的场景,骑着电动车经过的壮族农民农世豪不由得想起过往。

农世豪今年72岁,傍晚时分,他常会经过隧道到几公里外的小学接放学的孙子,几十年前铁器与石头的撞击声似乎还在耳边。“那时村里人起早贪黑,靠着蜡烛和煤油灯照明,一公分一公分地往前凿隧道。”农世豪说。

农世豪所在的道念村立屯,是广西大石山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天等县的一个小山村。立屯四面环山,形如漏斗,历史上曾与外界天然阻隔,屯内属于典型喀斯特地貌,土地贫瘠,修一条出山路是全屯100多户家庭的世代梦想。

托老所里的「歌声与微笑」

一个耄耋老人,在生命的黄昏时分,因为在村里的幸福时光,竟然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首歌。与同村的姐妹欢聚时,她会唱这首歌;驻村第一书记探视时,她也会唱这首歌。

新疆墨玉县喀尔赛镇巴格其村,是一个被沙漠围绕的南疆村庄。托合提汗·阿卜杜拉14岁嫁过来,在此生活了整整70年。去年夏天,老人有感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写下这样的歌词:“园里种下红玫瑰,不等采摘花飘香;党的话儿记心头,爱党爱国心里美。若问清水哪里来,水井清水浸心田;习总书记的话儿,句句牢记在心坎。大河有水小渠满,浇灌田野和果园;祖国恩情深似海,千家万户心里暖。”再配以维吾尔族民歌小调,先在家里唱给自己听,再出门唱给大家听。

每天吃过早饭,在村里的“托老所”——金胡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们聚在一起,叙完家常,有人就会揸揸着唱歌,除了年轻时唱惯了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等,托合提汗写的歌当然是保留曲目。特别是有人来探视时,七八个老人便齐心协力把托合提汗推出来,看着她羞涩捂脸的样子,大伙儿笑得很开心。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托老所目前未开门,但有人到家里来做客,托合提汗还会应邀唱歌。时间一长,有人会伴着歌声翩翩起舞。虽然比不上年轻人跳得灵动,但一群上了年纪的人自得其乐,笑吟吟地唱歌跳舞,还是会让人由衷地发出赞叹。

深受老人喜爱的托老所建于2018年,由富裕村民提供场所、村委会筹措资金和物资办起来。中心分为日常活动区、休息区、饮食区、洗漱区,现有21名老人生活其间。村支部书记穆乃外尔·托合提麦提说,村里引进扶贫工厂,改建农贸市场,成立手工业合作社,530户914人实现就业。年轻人每天早起晚归,没有充裕时间照料老人和孩子,于是村委会设法建起了金胡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阳光托儿中心,并指派人打扫卫生和做饭,方便大家托老托幼。

不用守着家里的冷锅冷灶,加上老伙计们还能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村里的老人兴致勃勃。一些年龄不太大的老人,每天早早拾掇好家务,也赶到中心来说说话唱唱歌。乡村干部也不时来嘘寒问暖,带些瓜果糖食,日子过得惬意,年轻时学了不少红歌的托合提汗,觉得应该唱唱现在的好日子。于是,一首朴实无华却又满怀感激之情的歌曲诞生了。

老人说的是事实。2018年,巴格其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94户1228人全部脱贫,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道旁架起太阳能路灯,村委会门口建起篮球场和儿童游乐场;村民活动中心音响、投影仪齐全,每周放一场电影,开一两次青年舞会。记者走在村路上,两旁一幅幅“最美村民”的照片映入眼帘,一张张笑脸灿烂无比。

进入6月,沙漠里的阳光越发热烈。距离托老所不远,一处政府出资兴建的幸福大院正在赶工。不久以后,托合提汗和村里的老人就可以安心入住,继续唱响“大河有水小渠满”的歌儿。(记者丁建刚、郝玉)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15日电

“过去吃‘望天水’,只能种点玉米,碰上旱涝,家家户户口粮都成问题。”农世豪说,由于交通不便,村民看病、孩子上学来回要走几个小时山路,生活艰难。1973年,不愿苦熬的立屯人在时任立屯党支部书记赵德清的带领下,开始了“移山”征程。

“党员冲在前面,村民齐心协力,男女分工配合,精壮劳力负责开凿打洞,妇女帮运石料。”在村民赵德备家,当年凿山时的铁锤、水壶等物件保留至今。谈及昔日场景,这位80岁的老党员仍很激动:“女儿赵爱先出生时,我正在凿山,听到消息时看到大家正赶进度、比先进,心里便定了‘爱先’这个名字。”

洞里洞外,春去秋来,隧道在昼夜交替中不断向前延伸。1997年3月,在三代党支部书记带领下,一条历时24年艰苦开凿的长

460米,高4.5米、宽4.5米的出山隧道全线贯通。24年间,立屯人子承父业、弟接兄班,打钝2000多条钢钎,报废460多辆人力车,搬运石头10000余立方米。

圆了出山梦,立屯人开始瞄向困扰村屯发展的另一座“大山”——缺少产业。村民们探索种植甘蔗、辣椒等,不少人还外出务工创业,屯里新房逐渐多了起来。“每年春节大家聚在一起,都会谈到屯里的新变化。”已经打拼成为包工头的村民赵荣谋说。

“近些年,尤其是精准扶贫以来,立屯村容村貌变化更加明显,在政策支持下,屯里建起‘扶贫车间’,还着力打造特色水果、乡村旅游等产业,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就业增收。”道念村驻村第一书记衣远招说,2017年道念村顺利脱贫,立屯也朝着乡村振兴的新

目标迈进。

如今,走进立屯,入屯隧道口的一副对联非常显眼——“廿年凿石穿山不信我村无出路,百户同心协力敢夸立屯有前途”。隧道口外,一个投资数千万元的游客中心已见雏形。“我们计划打造一个天梦景区,展示立屯精神,并因地制宜打造田园综合体等惠民产业项目。”参与游客中心建设的管理人员李春勇说。

“在天等,全县像立屯这样的隧道还有60多条,县里把‘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立屯精神提升为‘天等不等天、苦干不苦熬’的天等精神,激励全县干部群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今年5月,天等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天等县县长麦成柱说,在天等精神鼓舞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山村旧貌换新颜。



▲这是6月15日拍摄的神座景区内的神座村。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神座景区风景秀丽,区域内森林资源、民俗文化等多种类型旅游资源丰富。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饱览壮美的草甸、森林等高原景色,体验原始森林康养休闲活动,还能感受藏族文化的深厚魅力。

据介绍,近年来神座景区游客越来越多,2016年至2020年5月共接待游客41.7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84亿元。2017年至2019年,通过发展旅游业,该县区内的113户贫困户已全部脱贫,景区的发展对精准扶贫的助推作用成效明显,旅游业已成为景区内村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从前吃不上菜,现在种菜能增收

四川部分高原藏区脱贫致富见闻

新华社成都6月14日电(记者高健钧、张超群)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达日村村民仁青巴家后面的蔬菜大棚里,2亩小白菜长势旺盛,再过几天就可采摘销售了。他带记者参观自家蔬菜大棚时,不禁发出感慨:种菜竟让他成了村里的增收“大户”,几年之间就致了富。

“十年前,这些菜都没见过,更想不到靠种菜赚钱。”仁青巴说。

壤塘县地处阿坝州西部,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藏区,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今年2月摘掉“贫困帽子”前,壤塘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该县传统农作物以青稞、马铃薯为主,长期以来,当地百姓吃菜难,吃菜贵,偏远牧区甚至无菜可吃。

“当地饮食结构简单,主要是糌粑、肉类,百姓维生素摄入严重不足。”壤塘县科技技术和农业畜牧局经作站站长何德斌说,“从外地运输蔬菜成本大,只好想办法让他们自己种。”

2012年,壤塘县开始推进“菜园子”项目

建设,引导农牧民在自家院子里种菜。

壤塘县热不卡村牧民三木洛记得十分清楚,“菜园子”刚开建时,大家不相信地里还能长出都没见过的菜。但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不仅长出多种多样的蔬菜,品质还很好。

随着蔬菜种植的推广,近年来,四川部分高原藏区牧民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的餐桌逐渐丰富起来。

阿坝州阿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自然条件恶劣,记者抵达县城当天就遭遇一场冰雹,气温骤降。

“以前种青稞一亩收入只有五、六百块钱,而甘蓝等蔬菜一亩收入能上万元。”仁青巴说,2019年,他种植、销售蔬菜的收入近20万元。

“高原地区土壤、水、空气没有污染,对发展中高端有机生态蔬菜产业来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正引入大型农业企业,让当地蔬菜‘走出去’,让更多百姓富起来。”王兴说,2017年壤塘县建成产业基地8个、油菜加工企业2个。

在阿坝县阿坝镇五村一个蔬菜种植基地的大棚里,记者看到七八个当地居民正在采

摘青椒。阿坝县原上草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祖东介绍,该蔬菜基地共550亩,每年可生产50多吨、十几种蔬菜。

“生产的蔬菜主要供应阿坝县城及周边乡镇,由于运输成本低,菜价不贵,百姓都吃得起。”张文富说,如今阿坝县蔬菜种植面积近2.5万亩。

壤塘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副局长王兴说,高原蔬菜的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已成为精准扶贫、脱贫奔小康的抓手。

“以前种青稞一亩收入只有五、六百块钱,而甘蓝等蔬菜一亩收入能上万元。”仁青巴说,2019年,他种植、销售蔬菜的收入近20万元。

“高原地区土壤、水、空气没有污染,对发展中高端有机生态蔬菜产业来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正引入大型农业企业,让当地蔬菜‘走出去’,让更多百姓富起来。”王兴说,2017年壤塘县建成产业基地8个、油菜加工企业2个。

在阿坝县阿坝镇五村一个蔬菜种植基地的大棚里,记者看到七八个当地居民正在采

有关部门反馈。

“督查的出发点是‘治病救人’,从严执纪问责,合理容错纠错,才能让干部有正气,让群众没怨气。”王探说。

为了避免驻村帮扶干部和村干部推荐“经典路线”和“好说话”的群众,湖南省纪委监委信息中心干部王城长在泸溪县某贫困村坚持随机走访,少数贫困户外嫁女依然享受扶贫政策,高山硬化路未安装防护栏,群众通过高速公路步行至服务区上班……一个个问题和群众困难随之浮现。

目前,湖南各级纪检监察干部已在入村督查期间发现工作不实、“微腐败”等各类问

“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成为职业球员,入选国家队。”山西代县第五中学足球队队长白鑫柯说。

白鑫柯来自吕梁山区一个贫困家庭,15岁的他接触足球仅有两三年时间,却进步飞快,率领校队接连赢得了忻州市校园足球联赛男子组冠军、忻州市校园足球联赛男子组赛区第二等好成绩。谈及足球,白鑫柯总有说不完的话:“在球场上奔跑的感觉很爽,过去我最喜欢进球的感觉,但现在更喜欢大家一起赢球的感觉。”

随着球技的增长,白鑫柯逐渐成长为队长,同时也变得越来越自信、有担当。每支球队落后时,喊出第一声“加油”的总是他,队里有人受伤,他也总是第一时间赶到。

球场外,白鑫柯也在不断努力进步,他的学习成绩从入学时的年级倒数几名提升到了现在的班级前三十名。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足球,“足球改变了我,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说。

如今,白鑫柯和几名队友一起,被忻州市足球重点学校忻州四中预录取,这意味着他不仅能在高中阶段延续足球梦,而且还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命运。

白鑫柯的故事并非个例。代县五中体育教师贾宏文告诉记者,学校从2015年开始系统开展足球项目,现在每个班级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校队则会利用课余时间训练,经常参加县里、市里的比赛。贾宏文说:“学校1300多名学生,500多人是贫困生。这些孩子之前基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体育教育,身体素质比较一般,踢球之后,孩子们的身体好了,潜移默化中,大家的团队意识、拼搏意识也有所增长,这些都是难以通过书本学习获得的。”

代县五中过去只有一片沥青材质的运动场,并不适合足球项目。在学校踢球时,白鑫柯常常不舍得穿软钉鞋,害怕球鞋很快被磨平。最近,国家体育总局驻山西定点扶贫组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了60万元资金,用于在代县五中兴建七人制人工草皮足球场,目前已经得到批复。白鑫柯很高兴,用不了多久,他和队友们就可以在全新的场地穿钉鞋训练了。

与此同时,国家体育总局驻山西定点扶贫组还和山西金控集团达成初步协议,双方共同发起设立“代县校园足球发展公益基金”项目,双方各自出资,在代县五中建立公益基金,每年从基金理财收益中进行收益全额提取,用于学校足球队训练、比赛以及贫困生资助。

“白鑫柯们”的追梦之路,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盼头。(记者刘扬涛) 新华社太原6月15日电

河北青龙:

小酵素酿出“大丰收”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冯维健)这几天,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马圈子镇椋柳滩村村民唐中艳,一天几趟往果园里跑。正值夏日,密密层层的苹果花已经凋落,小小的苹果镶嵌在绿叶中,在阳光的映衬下甚是喜人。

从果园回到家,唐中艳跑进北屋掀起几个大桶盖子,检查酵素发酵情况。桶里是混合了水、糖、野草经发酵后产生的棕色液体,这就是唐中艳自制的酵素。

位于都山脚下的椋柳滩村地偏路远,交通不便。曾经的椋柳滩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增收渠道单一,村里没有集体收入,全村1280口人,60%是贫困人口。2016年,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在当地推广酵素农耕新模式。

酵素有多好?唐中艳这笔账算得明白。“我家500多棵果树,以往要施7次肥,每次七八百元,一年下来好几千元。去年施了4次酵素,每次不到100元。”他说,不光节省开支,最重要的是产量高了,苹果味道也更好了。原来一斤苹果卖两三角钱,现在每斤卖五块多。去年家里7000多斤苹果都卖了好价钱,比往年多挣一万元。

如今,椋柳滩村家家都有几桶酵素。村民将酵素兑水喷洒果树、作物,取代了农药,还用酵素当作肥料施用。种出来的苹果无污染、不打蜡,色泽自然,种出的谷子更是颜色金黄、谷粒饱满。

2019年,椋柳滩村首批55户酵素农耕示范户种植的苹果和谷子取得大丰收,驻村第一书记马丽蕊通过网络平台,将这些农产品销售到北京、天津、广东等15个地区。

“去年村里围绕循环农业成立了生产合作社,注册了‘椋柳滩’商标,酵素小米和苹果申请了绿色农产品认证,还新建了70平方米的电商综合服务站。”马丽蕊说,今年村里准备扩大有机种植面积和种类,和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联合组建农业科技项目转换平台,实现传统农业向科技型农业的转型。

江西贵溪:

一码在手扶贫信息全有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袁慧晶)江西鹰潭贵溪市河潭镇丰田村的帮扶干部再也不用为了打印流水清单而往返于贫困户家和银行之间了。

省级贫困村丰田村是贵溪市正向全市推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一户一码”试点村之一。村里43户贫困户家中新添了一张二维码,取代了过去张贴的扶贫宣传单。

记者在73岁的五保户李金龙家中看到了这张码,用手机一扫,老李家的贫困类型、致贫原因、帮扶责任人、已经享受的帮扶政策一目了然。小小二维码,信息容量大,数据涉及14个行业部门62项扶贫政策。其中,贫困户的基本信息直接从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导入,行业部门的补助发放情况则由乡镇对口行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实名录入后台。

“以上农户的一大工作就是更新贫困户登记证上的信息,了解扶贫资金到账情况。每季度各部门的补贴发放时间不固定,帮扶干部需要拿着贫困户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查流水。”丰田村驻村第一书记何国华说,白跑一趟的情况时有发生。贵溪市扶贫办主任朱加太说,推行“一户一码”也为地方脱贫攻坚自查工作提供了便利。